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樂樹秋黃歲月長

李光明

季節到了秋天，涼氣漸濃，風裡平添了幾分清潤之感。漫步尋常的小巷裡，人們的眼睛還停留在滿目的翠綠之時，那一抹明麗溫婉的金黃，早已悄然攀上街頭樹梢。樂樹如期而盛，將深淺錯落的綠意簇擁。細碎金英，不張揚，不熱烈，卻於清雅中別有一份沉靜，令匆匆流年在此刻悄然駐足，生出萬般從容。

人們常說「自古逢秋悲寂寥」，但是樂樹卻是秋天裡最溫柔的信使。清代詩人黃肇敏曾經游覽過這裡的山水，並且對它那既不是葉子也不是花朵的獨特形態感到驚訝和贊嘆；宋代詩人楊萬裡也曾經贊美過它的美：「團樂繞樹間芳菲」。古人駐足端詳，始覺這份明艷脫俗自帶風骨。它不同於桃李的灼灼芳華，亦不求荷蓮的清雅絕塵，不過是在夏盡秋來之際，於紅塵煙火深處，默默暈染出一抹獨特的暖意，將尋常日子調和得溫柔動人。

樂樹，是最有紅塵氣息的草木。生長在城市裡，在泥土中成長起來。

春天的時候舒展開來的新綠，在夏天的時候就長成了濃密的綠蔭給過往的人們遮擋烈日；等到百花開敗之後才慢慢開出小小的花朵。冬天來臨的時候霜雪消融之後就會悄悄地積攢力量等待著下一個輪回的到來。

站在樹旁眺望遠去。樂花很小，聚集成團，顏色是溫潤的新黃，在金秋的柔光中沐浴，非常透明干淨。風吹過的時候，

樹枝輕輕搖曳著，細小的花瓣隨風飄散開來，就像一場沒有聲音的「黃金雨」。歲月流逝千年之後，這樣的秋季景色依舊年復一年地出現，並且始終如一地安撫著人們的心靈。

世人穿行巷陌，多半步履匆匆，鮮少留意身側草木更迭。我們終日奔波，總以為美好盡在遠方，卻忽略了朝夕相伴的眼前。直至這抹亮色撞入眼簾，方驚然驚覺：最動人的詩意，本就藏在紅塵日常裡。

樹木欣欣向榮，泉水涓涓細流。這株樂樹已經在這裡生長了很多年了，不管風吹日曬還是雨水打落它依然自己長著、每年開一次花。

不需要人去雕刻它，也不必爭搶山野間那些虛假的名聲，在春天的時候不跟百花爭豔，在秋天來臨的時候獨自綻放出清香四溢的氣息，在冬天來臨時靜靜守護住自己的本心。慢慢地、不急不躁地表現出了生命的尊嚴和價值。

人間草木，最可貴的是平凡而又堅強。樂樹的一生並沒有什麼驚人的姿態，但是它以每天堅持的方式為人們的生活增添光彩。普通人的生活也是一樣的，並不需要有驚天動地的故事，在於晨昏交替間平平安安地過日子。

秋風徐來的時候，會聞到一股清香。在綠黃交相輝映中，把歲月變得柔軟了一些、撫平了心中的焦躁和不安。一樹樂花靜靜盛開的樣子就是這樣的：從容地過著每一天的生活，安心的成長著。

普通的也可以很精彩，普通裡也有自己的快樂。希望我們都能像樂樹一樣，在普通的日子裡生根發芽，在人世間綻放光彩。不慌不忙，向陽而生，在細碎的日常裡，守住歲月靜好，靜待年歲安然。

是白露茶了。這茶耐泡，放一小撮在搪瓷缸裡，開水沖下去，湯色黃亮亮的，喝一口，味兒醇，帶一點秋日的干香，三開四開還有味道。祖父總說「春茶甜，秋茶香」。他還教過我一句老話：「春茶苦，夏茶澀，要喝茶，秋白露。」

《詩經》裡寫：「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這大概是白露最古老最著名的詩句了。蘆葦蒼蒼的，露水凝成霜，想念的人在另一頭。我讀這幾句，總想起小時候村前的那條河。白露前後，河邊的蘆葦開花了，白茫茫的一片，我們這些孩子跑到河邊，折了蘆花當馬鞭，甩來甩去的。那時候只覺得秋天的河邊，是最美的地方。如今再讀，才懂得那蒼蒼蒹葭裡，原也藏著說不盡的惆悵。

白露一到，地裡的莊稼也快收完了。這時候，田埂上的野菊花開了，黃黃紫紫的，一叢一叢。祖母說，白露的野菊花，用來泡水喝，最是清火。我提著小籃子，沿著田埂摘野菊，摘一大籃子，夠祖母用一年。摘累了，就躺在田埂上，嚼著新收的花生，看天。那天的藍，是秋天獨有的，高遠而澄澈。

有一年白露，我讀杜甫的詩，看到「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竟怔怔地

落下淚來。那一年我剛離家，在外地念書，正是想家的時候。白露的夜裡，我站在宿舍的陽台上，看著天上那輪月亮，心想故鄉的月亮，是不是真的比這裡亮？後來想明白了，不是月亮的事，是心的事。心在故鄉，看哪裡月亮，都是故鄉的。

古人白露有釀酒的習俗。蘇浙一帶的人家，白露這天要釀米酒，叫「白露酒」。用糯米、高粱釀成，入口微甜，後味醇厚。

我們那裡不釀米酒，但白露前後，祖母會做甜酒釀。糯米飯蒸熟，拌上酒曲，盛在瓦盆裡，中間挖一個小坑，蓋上棉被。兩三天後，酒香就出來了。掀開被子，那酒釀中間的小坑裡，汪著一泓乳白的汁水，那是酒釀的精華，甜得粘嘴。

白露過後的日子，便是一寸一寸地涼下去了。清晨有霧，黃昏有風。院子裡的絲瓜花謝了，藤上吊著最後幾根老絲瓜，在風裡晃蕩。菜園裡的辣椒紅了，祖母說，該收辣椒了，晚了要爛在地裡。於是全家動員，摘辣椒，晾辣椒，一簍一簍地攤在太陽底下。滿院子紅通通的，滿是秋日裡的熱鬧。

露白人間，秋意漫過窗櫺。故鄉的煙火舊事，都隨這一縷白露，靜靜落在尋常歲月。

茶書漫秋

蔡嫻

秋天是我心底最為偏愛的時節，仿佛天生便是為讀書品茗而來。春日繁花開遍，心緒亦隨之紛擾躁動；夏日暑氣蒸騰，汗珠墜落在紙間，洩開墨痕，連書香都被烘得渾濁；冬日雖有爐火溫煦，奈何朔風凜冽，指尖翻書，亦覺寒涼。唯有清秋，天高宇闊，碧空澄淨，雲影徐移，晚風舒緩，萬物皆褪去喧囂，歸於從容。安坐窗下，便是人間難得的清福。

案頭攤開一冊舊版《素年錦時》。慶山描摹秋日，只短短六字：「白茶，清歡，無別事。」讀罷只覺，這寥寥數語，便寫盡一整個秋天的意趣。白茶貴在淡，清歡貴在淺，而「無別事」，便是世間最好的境況。她又談及生命的蛻變，謂人如同秋日的樹木，將向外伸展的氣力，慢慢收歸根系，滋養本元。我放下書卷，抬眼望向窗外梧桐，黃葉簌簌飄落，每墜一葉，樹木便向內收斂一分。想來到秋時亦是如此，收回向外馳逐的目光，落於案頭書卷，杯中清茶，終是回歸自身。

窗外梧桐已然大半染黃。風起，偶有葉片翩然落在窗台。我推開窗，拾起一枚，夾入書頁。思緒忽而飄回舊歲，同樣的清秋，我曾在祖母的老屋閒讀。每到午後，她便煮一壺棗茶，甜醇的茶香混著舊書的墨息，鑄成我對秋天最初的記憶。那時屋外亦有一株梧桐，黃葉紛飛，歲歲如故。而今老屋早已湮沒，祖母亦已遠去，唯有梧桐依舊在別處染黃。

重新續上茶湯，換讀《清冽的內在》。隨手翻到一頁，寫郊外居所裡一張老舊柚木長案，陳設著朴拙茶器。她煮陳皮白茶待客，身側臥著一只綠眸黑貓。我看向自己的案前，壺中亦是白茶；沒有庭院花木，卻有一樹梧桐；沒有蜷伏的黑貓，卻擁一室安閒天光。原來讀書飲茶這般事，縱使隔著紙頁，亦可心意相通。她寫道：「當我清白，我會寫詩。」我想，當內心澄澈明淨，便可以讀書，可以飲茶，可以在這秋日午後安然靜坐，不繫於世事，不擾於雜念。

暮色漸臨，天光由暖金褪作橘紅，再漫成蒼茫青灰。我點起一盞燈，昏黃光暈圈出一隅暖意。茶水淡得近乎白水，我卻不忍傾去，杯中泡著的，是整整一個午後的光陰。紙上字跡漸漸朦朧，並非視物不清，只是不願再細細研讀。就這樣靜坐便好，任憑書頁隨風輕翻，任憑清茶緩緩冷卻，任憑秋意，一點點往深處沉落。

當夕暉隱沒於天際，一行雁陣掠過長空，啾聲清越，恍若有人在雲端翻動一卷浩渺的大書。我又記起《素年錦時》裡的句子：「長路且行且遠，心裡有著單純而有力的意願。」

世間朴素的美好，大抵便是這般模樣。一窗清秋，一卷詩書，一壺清茶，一段不必倉促的悠悠光陰。

白露人間秋

劉恩保

白露一到，天就真的涼了。古人說：「水土濕氣凝而為露，秋屬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氣始寒也。」這話說得文縷縷的，其實就是說，天涼了，夜裡頭的露水重了，這時候，秋天才算是真正地站住了腳。

白露茶，是我們那裡要喝的。茶樹在菜園邊上有幾棵，春天采頭一茬，炒了喝，鮮是鮮，可不禁泡，兩開就淡了。夏天葉子茂盛，卻不采了。祖父說，夏天的茶，苦。等到白露前後，茶樹的葉子又肥又厚，采下來，鐵鍋裡炒干，手一揉，就



長假剛過，就吃土了？

前兩天放假，同事老劉自駕游足玩了一圈，假期結束後回到辦公室，看著自己的銀行賬單宣布：接下來的日子，自己怕是要「吃土」了。

哭窮歸哭窮，大家都明白，老劉口中的「吃土」只是一個比喻，而在地中海之濱的直布羅陀，有一群猴子正在真吃土。

它們掰下路邊的土塊，認認真真放進嘴裡咀嚼、咽下，表情管理相當到位。

不久前，劍橋大學科學團隊研究證實：直布羅陀猴群吃土的頻率，與游客來的頻率高度相關。

老劉節後「吃土」是因為囊中羞澀，而地中海的猴子吃土，則完全相反，都怪游客們太「壕」了。

「丘吉爾的猴」，集體啃馬路？

先認識一下本文的主角：地中海獼猴。它們原產於北非的阿特拉斯山脈，主要分布於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獼猴在這些地區至少生活了600萬年，當北非的氣候反復從熱到冷、從濕到干波動時，它們總是盡力地利用各種變化的機會。

如今，在歐洲南端的直布羅陀，分布著總數約230只的地中海獼猴群體，它們被分為8個穩定的群體，是目前歐洲唯一一種野生靈長類動物，這部分獼猴又被稱為巴巴裡獼猴。

直布羅陀海峽是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間唯一的海上通道。直布羅陀位於直布羅陀海峽北岸、南歐伊比利亞半島南端，扼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咽喉，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從幾個世紀前，西班牙和英國就在爭奪直布羅陀的歸屬。

新華社曾於2004年報道，英國一直流傳著一個關於直布羅陀的傳說：倘若當地的地中海獼猴全部消失，英國就會失去對直布羅陀的控制權。

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文件顯示，時任英國首相丘吉爾曾對傳說十分重視，甚至鄭重向直布羅陀當地官員下令要求維持當地地中海獼猴的數量，並要求當地官員每6周向倫敦提交有關地中海獼猴的報告，內容包括每只猴子的姓名、年齡和健康狀況。

正因如此，在當時，巴巴裡獼猴又稱為「丘吉爾的猴」。

相關文件記載，1971年，活躍在地中海的獼猴達到37只，其中有19只雌猴與18只雄猴，當地官員甚至為新出生的雌猴取名為「羅斯瑪麗」。

事實上，「羅斯瑪麗」是當地最高長官

妻子的名字。

2022年8月至2024年4月，劍橋大學生物人類學家西爾萬·勒穆瓦納（Sylvain Lemoine）團隊在直布羅陀通過600多小時的研究，記錄下了44只獼猴的46次吃土行為。

通過研究猴，西爾萬認為，地中海獼猴吃土的行為或與人類的投喂相關。

吃土吃土，排毒還是進補？

動物吃土，看過動畫片《黑貓警長》的友友們不會陌生。

動物們用紅土築起的堅固圍牆，夜裡就被啃壞。黑貓警長查明真相：是大象、河馬和野豬偷吃了紅土。

學術上將此行為定義為「食土癖」（geophagy），指動物故意攝入土壤。目前，科學家在至少136種哺乳動物和55種鳥類中發現過類似行為。

但直布羅陀當地的情況，還是有些特殊性的。

新華社於今年5月報道，2025年全年直布羅陀共接待游客約984萬人次，由於當地不設增值稅，煙酒、電子產品、化妝品等價格相對便宜，大量西班牙邊境居民也會來到直布羅陀消費。

隨著游客數量與日俱增，游客們發現了盤踞在此的地中海獼猴，隨後就開始了沒日沒夜的投喂活動。

游客們特別青睞的是岩石頂部區域生活的獼猴，「住高層」的這批猴子食用垃圾食品的概率是其他獼猴的兩倍多，它們吃土的量也最大。

越是旅游旺季，猴子吃土就越多，相反，旅游淡季時，猴子吃土的行為就減少了。

西爾萬調查發現，當地獼猴每日攝入食物的約五分之一來自游客投喂的垃圾食品，其中包含但不限於：花生豆、巧克力棒、薯片、面包、干意面、可樂、橙子、M&M's巧克力豆、冰激凌……

在論文中西爾萬特別說明，當地獼猴尤其喜歡冰激凌，以「某龍」和「某愛多」尤甚。

研究人員發現，很多時候，猴子會在剛剛吃完冰激凌、餅干、面包後不久就啃食土壤。最快的一次，一只猴子吃完冰激凌隨即去吃土的時間只有7分鐘。

在科學家看來，直布羅陀的地中海獼猴似乎在通過食用土壤的方式來緩沖消化系統，以應對已知會導致某些靈長類動物腸胃不適的高熱量、低纖維零食和垃圾食品。



說得再簡單一些，就是猴子拿土當「蒙脫石散」用了。

喝完牛奶，乳糖不耐受怎麼辦？吃土。吃完冰激凌，胃部不適怎麼辦？吃土。胡吃海喝吃太多，缺乏胃動力怎麼辦？吃土。

當猴子攝入太多並非自己食譜中的食物後，會發生腸道菌群紊亂、消化道激惹，而土壤恰好可能起到多重緩沖作用：在消化道內壁形成物理屏障，限制有害化合物的吸收，緩解從惡心到腹瀉的症狀；土壤還可能帶來有益微生物，幫著重建被垃圾食品折騰亂的腸道菌群。

在全球其他靈長類動物研究中曾有科學家提出過靈長類動物會通過吃土「補充營養」的假說，認為部分靈長類動物會尋找富含鈣、銅、鋅、鐵、錳、鈉等元素的土壤來補充體內的礦物質。

但西爾萬研究後，排除了直布羅陀地中海獼猴吃土是為「進補」的可能性。因為當地孕期和哺乳期的母猴吃土頻率並沒有升高，吃土更多還是為了「排毒」。

多年不是新鮮事，但學生做科學選了別喂了吃土來，鄭橋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教授田軍東一直致力於太行山獼猴的社會生物學與人類干擾影響的研究。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吃土其實是猴子自然的行為，只不過在人為干擾的情況下看起來更容易被發現。

幾年前，田軍東就和學生一同研究過活躍在我國太行山一帶的獼猴吃土行為以及可能的機制。

田軍東團隊研究發現，由於我國太行山的土壤偏鹼性，並且含有鎂、鐵等元素，當地獼猴吃土的行為支持「中和胃酸假說」「補充礦物質假說」以及「吸附植物次生代謝物假說」，並且與季節性繁殖和食物組成有關。

「不能排除猴子存在學習行為，使得吃土的行為在社群中擴散的可能性。」田軍東說。西爾萬研究發現，直布羅陀的猴子吃土是一個集體行為，小猴子自幼就看著家裡的長輩吃土，有樣學樣，吃土行為兼具功能性和文化性。

不僅如此，直布羅陀的獼猴吃土還吃出了門派，雖然83%的獼猴選擇吃當地特有的紅黏土，但有一群住在西坡的猴子口味清奇，對於該區域瀝青路面坑洞內拌有焦油的土情有獨鍾。

正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猴。事實上，雖然猴子吃土是一種較為普遍的行為，但是直布羅陀地中海獼猴的吃土行為，已經超過了單純的自然行為範疇。猴子吃的垃圾食品對腸道菌群的長期破壞、乳糖不耐受帶來的消化負擔，以及高熱量導致的肥胖風險，並不會被吃掉的幾口土抹平。